

□ 旧文照登

格本来急躁，小时的驯顺，只是未曾发挥本性而已。及至年长后，诸事便不能好好忍耐，所以我出国时，父亲特为送一个墨盒，上面刻道：

曾子曰：士不可不弘毅。朱晦翁释曰：弘为宽广，毅为强忍。“汝本中材，当于此下功夫！”

因此我在维吉尼亚时，任何横逆之事，都能忍受。所谓忍受，并不是被环境征服，而是抱定自己的志愿去忍受横逆之来侵。所谓“逆来顺受”，即强忍到底。

记得维吉尼亚校长常说：“我们这种打人的风气，严格的训练，并非恶意。对任何人也没有歧视，我们的目的在使你锻炼成人。”

古人说：“百炼钢成绕指柔”，经过

锤炼才会有弹性，有韧性。何况一个骨血之躯的军人，非经严格训练，不足以任重任。

五、结论

上面是根据我亲身的经验，叙述我一生所受教育严格的情形。尤其是维吉尼亚军校，更非常人所能忍受。但是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叙述这些，并不是提倡打骂教育。而只是证明教育一定要严格要求才能有用。所谓严格，是要一步不放松，要互相严格要求，要随时互相检讨批评，造成严格风气。这比打骂更为有效。打骂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，能够不用，才是上乘。“鞭拳主义”不是部队长应有的手段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

（摘自孙立人《从我的经验谈统驭管理》）

值得我们学习

——为梅校长六十寿辰而作

○傅任敢（1929 心理）

最近北方教育界有两大盛事。一是北大五十周年纪念，一是清大梅校长六十寿辰。清大一向是不做这类应景文章的，可是，这次为了梅校长的六十寿辰，竟把学校七种学术刊物都作成了纪念他的专号，并且还打算大大庆贺一番。梅校长的生日平时是没人知道的，只有这次才没有瞒得住大家。这原因是：普通的六十寿辰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存在着。

由于梅校长的一向韬晦，由于我自己的领悟不够深刻，我没有方法说出梅校长

对于中国教育界的全部贡献，我也没有方法说出梅校长值得我们学习的全部品格。但是，我觉得，就教育界而论，他确是蔡子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。我们不妨各就所知，各就所见，趁此谈谈。

谈到梅校长，我们最易想到的是他的专。他是一九零九年清华第一届的留美学生。那时他才二十一岁。他在美国吴士脱大学学习工程。一九一五年回国，便回清华服务，由教员，教授，教务长，到清华

留美学生监督。一九三一年就任校长，直到现在。所以，就他与清大的关系而论，前后共达三十九年之久。就他服务清大而论，前后共达三十三年。就任校长到现在，已达十七年。他这一生，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，整个韶光，都是为了清华。清华由游美学务处，清华学堂，清华学校，发展到今日五学院的清华大学，他都是身亲或躬与其事的。有人祝贺清华，说他寿与国同。因为清华的年龄正与中华民国一般长短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说梅校长寿与校同，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清华的一生。在这几十年中，清华不是没有经过艰苦与风波的，但是在他的镇定与领导之下，一切艰苦与风波都度过了。在这几十年中，他不是没有外界功名势利的诱惑的，但他都已敝屣弃之了。我们可以公正地说，清华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学，原因自然很多，可是梅校长之以一生贡献给他，要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。中国一切事业之所以不上轨道，就人事而论，实是由于大家缺乏专的精神。结果，个人飞黄腾达，事业江河日下。这“专”字有三层深度。第一层是说专干一种职业，决不今天办教育，明天弄政治，后天搞实业。第二层是说专干一件事业，决不今天做甲校的教务，明天做乙校的主任，后天做丙校的校长。第三层是说专心致志，决不东应酬，西交际，干着校长，望着部长。做到第一层的已经不多，做到第二层的绝少，做到第三层的便绝无而仅有了。梅校长的专，便是属于绝无仅有一层的。

其次，我们容易想到的是梅校长的大。有一件事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抗战起后，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，可是除

了西南联大一直联到胜利以后方才各自复校以外，其余全都中道夭折了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倘若西南联大也如其他联大，因为意见不合，联不到底，那是中国教育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一件耻辱。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，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，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。倘若在那国难临头的时候，连智识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仍没有例外地联不拢来，一盘散沙之说岂不全盘证实，百口莫辩了吗？而其所予全体国民与下代青年的暗示又将是何等的恶劣与深远？我们又可以再想一下，为什么其他的联大通通联不下去，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到底呢？这就与梅校长的大很有关系了。西南联大由三大的校长作常委，而由梅校长担任主席。张校长与蒋校长是不常在校的，实际就是梅校长一人在撑持。有一个时期，他甚至于兼着教务长。体力的劳苦不必提，精神上的劳苦也是可想而知的。那时，论设备，论经费，论师生的人数，都是清华最多，依世俗的眼光看来，



1947年，梅贻琦、韩咏华夫妇在北京郊外

□ 旧文照登

这一联，清华是划不来的，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。这份家务可不好当。一方面要使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划不来，一方面要使非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清华占了上风。这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大。这时他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只有联大，没有清华了。他对整个联大一样看待，所以整个联大也都一样看待他，因此就能一直联到底了。这事做起来不易，假装不成。这事的成功是他真真实实具有一副大的品格。这品格正是我们，尤其我们教育界，所急需的。

再次，他的公，或说他的民主精神，也是使人仰慕的。清华之所以办得有声有色，蒸蒸日上，主要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学术空气，拥有各方面的出色教授。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。他得有好的风气，好的教授。风气如何才能好，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？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，校长绝不独断独行。因为一切集思广益，进步自然愈来愈大；因为分工负责，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了一份，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。尽管昆明生活极苦，北平物价高涨，有些教授吃稀饭过日子，可是都能固守岗位，乐此不倦。因为学校大家有份，自然有工愿意同作，有苦愿意同当。在《大学法》里，大学是没有评议会这一组织的；有之，始自清华。评议会可说是一个集体的校长，校长只是评议会中的一员。这是真正的民主制度，真正的校务公开。又如年来盛被倡导的教授治校，确是一个良好的办法，这办法行得最早，行得最彻底的也是清华。在清华，一切没有私，一切是公开。因此，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，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。在这方面，

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。

最后，我要说到梅校长的爱。做领袖的人有两种：一种使人慑服，一种使人悦服。毫无疑问地，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，而不在乎使人慑服。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。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。他爱学校，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。他爱国家，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女打发到远征军去。他爱同事，所以待人一视同仁，从无疾言厉色。他尤其爱青年，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。我们只要想想：有多少人曾以学校为幌子而达到了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，我们便知道真爱学校之不易。我们只要想想：有多少人曾经大声疾呼地叫人爱国救国，自己却无贡献，或且因而有所获的，便知默默无言地做着爱国工作之难能。我们只要想想：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官，视学校如衙门，趾高气扬，颐指气使，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之可贵。我们只要想想：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，出卖青年其实，或者爱护其名，放纵其实，甚或利用其实，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，教育才有着落。

梅校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值得我们学习的自然不止这几点，而且我们教育界中亦必有很多无名的梅校长。让我们多多学习梅校长，多多寻找无名的梅校长，并多多养成一些未来的梅校长吧。我想，这才是送给梅校长六十寿辰的一份很有意义的礼品。

（原载《重庆清华》第二十二期，1949年1月1日）